

2023年第35期新闻稿：2024年1月1日，世界重心将发生转移



《生活剧院里的大众合唱团/食物/同志们》阿卜杜勒·哈迪·埃尔·加扎尔（埃及）作于1948年（落款为195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最后一天，5个创始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迎来**6个新成员：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此，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7.3%，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占比达36.4%。相比之下，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 10%，在全球GDP中（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占比为 30.4%。2021年，如今金砖扩员后的成员国共占全球**工业产值**的 38.3%，而七国集团占 30.5%。包括粮食产量和金属总产量在内的所有可用指标都显示出这个新国家集团的雄厚实力。巴西政府顾问塞尔索·阿莫林是金砖国家的缔造者之一，曾任巴西外交部长。在谈到此次扩员时，**他说**：“世界不能再被七国集团颐指气使。”

当然，尽管金砖国家内部层级分明、挑战重重，但其目前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已超过继续充当世界体系执行机构的七国集团。4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尽管在南非会晤之前只有23个国家申请加入（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个成员国中的7个）。按GDP（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尼是世界第七大国，在最后一刻撤回了加入申请，但表示以后会考虑加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话透露出峰会的基调：“我们必须反对贸易歧视。决不能阻碍工业向下游发展。我们必须继续倡导平等、包容的合作。”



《生命之柱：等待》塔德塞·梅斯芬（埃塞俄比亚）作于2018

金砖国家的运作并非独立于旨在建立西方所掌控平台之外的新型区域集团，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相反，加入金砖国家可以帮助已位列此类区域集团的国家加强区域主义。这两种区域间组织所顺应的历史潮流都得到了重要数据的支持，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利用一系列广泛而可靠的全球数据库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事实很清楚：全球北方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57.3% 降至 2022 年的 40.6%，同期美国占全球 GDP 的比例从 19.7% 降至 15.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尽管美国仍把持垄断特权。2022 年，全球南方国家（除中国以外）的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全球北方国家。

也许是因为经济快速地相对衰落，西方国家正竭力通过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动**新冷战**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北约和欧盟最近发表的**声明**或许是西方列强种族、政治、军事和经济计划的最佳证据：“北约和欧盟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互补、一致和相辅相成的作用。我们将进一步调动自身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造福于我们的10亿公民。”



《哈米尔——晨雨》阿利亚·艾哈迈德（沙特阿拉伯）作于2022年

为什么金砖国家欢迎差异如此巨大的国家加入，甚至还包括两个君主制国家？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被问及新成员国的特点时说：“关键不在于执政者是谁，而是国家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否认伊朗和其他即将加入金砖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这是创始国决定的扩盟尺度。金砖国家发展的核心至少涉及三个问题：对能源供应和路径的控制、对全球金融和发展体系的控制以及对和平与安全机构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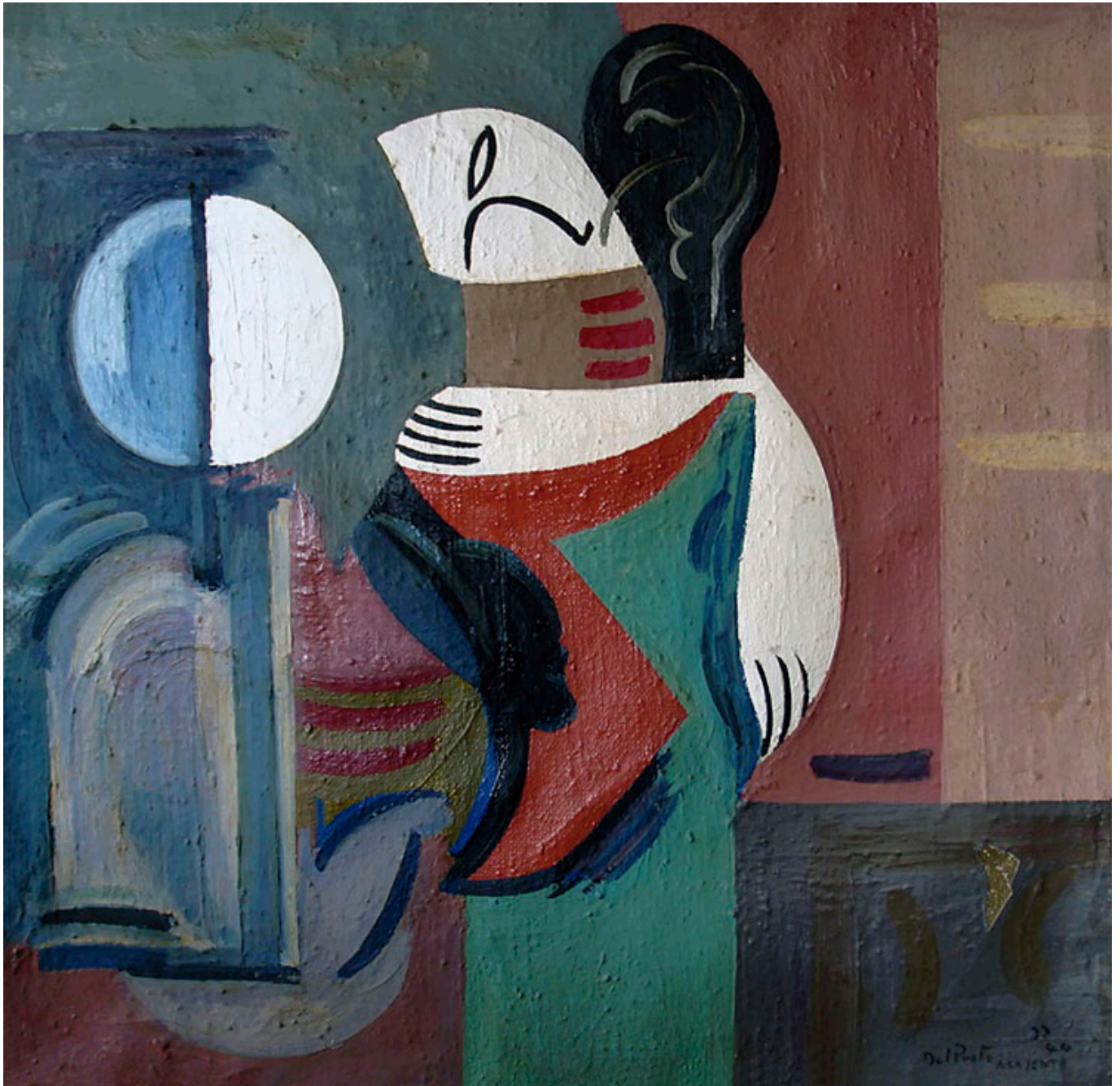


《哈尔克岛》侯尚·佩泽什克尼亚（伊朗）作于1958年

扩员后的金砖国家现已形成一个强大的能源集团。伊朗、沙特和阿联酋也是欧佩克成员国，另外还有“欧佩克+”的重要成员俄罗斯。欧佩克目前的石油日产量为 2630 万桶，略低于全球石油日产量的 30%。埃及虽然不是欧佩克成员国，但也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日产量达 56万7650 桶。今年 4 月，中国的**斡旋**促成伊朗和沙特达成协议，使这两个产油国得以加入金砖国家。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涉及石油生产，而且事关创建新的全球能源途径。

中国领衔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全球南方建立了一个石油和天然气平台网络，与阿联酋扩建哈利法港、富查伊拉和鲁维斯的天然气设施以及沙特“2030 愿景”发展融为一体。人们普遍预期，扩员

后的金砖国家将开始协调“欧佩克+”以外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量。今年，俄罗斯与沙特在石油产量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因为俄罗斯超出了配额，以弥补西方因乌克兰战争而对其实施的制裁。现在，两国在“欧佩克+”之外还多了一个中国参与其中的金砖国家，打造能源方面的共同议程。沙特计划以人民币计价向中国出售石油，这将破坏石油美元体系**结构**（中国的另外两个主要石油供应国伊拉克和俄罗斯已经在用人民币支付）。



《拥抱》胡安·德尔普雷特（阿根廷）作于1937—1944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及最后的**宣言**都强调，必须加强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尔街和美元这三大巨头控制的全球金融和发展**架构**。然而，金砖国家并不寻求绕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的全球贸易和发展机构。例如，金砖国家**重申**“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并呼吁“构建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强劲的全球金融安全网”。金砖国家的建议并未从根本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贸组织决裂；相反，这些建议提供了两条前进路径：第一，金砖国家对这些组织施加更多控制和指导，它们虽为成员，但却受制于西方的议程；第二，金砖国家实现建立自己的平行机构（如**新开发银行**）的夙愿。沙特近 1 万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基金可以为新开发银行提供部分资金。

金砖国家改善“全球金融架构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公平性”的**议程**主要通过“使用当地货币、替代性金融安排和替代性支付系统”来推进。“本地货币”的概念是指各国在跨境贸易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货币，而非依赖美元。虽然世界上约有 150 种货币被视为法定货币，但跨境支付几乎总是依赖美元（截至 2021 年，美元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交易额的 40%）。

其他货币的作用有限，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仅占 2.5%。然而，新的全球信息平台（如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和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以及地区数字货币系统的出现，有望增加替代货币的使用。例如，**加密货币资产**在其估值下降之前曾短暂地为新交易系统提供了一个潜在途径，而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最近**批准**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金砖国家的参考货币。

随着金砖国家扩员，新开发银行表示也要扩员，而且该银行在《**2022-2026 年总体战略**》中指出，其全部融资的 30%将使用本地货币。作为其新发展体系框架的一部分，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表示，新开发银行不会效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款国附加条件的政策。罗塞夫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附加条件。通常，贷款的条件是执行某些政策。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尊重每个国家的政策。”



《我要生活，要流泪，要活下去，要有所热爱，然后死去》阿米尔·H·法拉（伊朗）作于2023年

金砖国家在宣言中提到“对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性。目前，安理会有 15 个成员国，其中 5 个是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非洲、拉丁美洲和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印度都不是常任理事国。为了弥补这些不平等，金砖国家表示支持“非洲、亚洲、拉美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正当愿望。”西方国家拒绝让这些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这只会强化这些国家对金砖国家进程的承诺，并加强它们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作用。

西方对包括两个金砖国家创始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实施**制裁**。埃塞俄比亚和伊朗加入金砖国家表明这些全球南方大国对制裁所作出的反应。由委内瑞拉从 2019 年开始**发起**的“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汇集了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等 20 个首当其冲面临美国非法制裁的联合国会员国。其中许多国家应邀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渴望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

我们不是生活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始终寻求推进民主和进步势头。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是，一个垂死帝国的行动为其受害者寻找新的替代方案创造了共同基础，不管这些方案有多么稚嫩和矛盾。对金砖国家扩员的多元支持表明，帝国主义正在日益丧失其政治霸权。

热忱的，

Vijay